

电影《带你去见我妈》结尾8分钟为何用手机拍摄?

导演蓝鸿春:我被“妈妈”的一句话击中了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近日,由广东省电影局主办的“2022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之《带你去见我妈》”活动在广州塔金逸空中电影城举办,导演蓝鸿春等主创与现场观众进行了映后互动。这天,蓝鸿春亲自解答了一个存在于不少观众心中的共同疑问:为何《带你去见我妈》的结尾是用手机拍的?

有限经费意外造就“神结局”

“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,我在拍这段戏之前,已经把所有的经费都花完了。”蓝鸿春回忆,在初剪版《带你去见我妈》中,原本是没有潮汕母子俩一起去杭州这个结尾的,故事就在洋凯和妈妈在深圳机场送静珊那一段戛然而止。“但团队在看完那个版本后,都觉得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Happy Ending(大团圆的结局)?”蓝鸿春说,当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用手机来补拍的方法,“拍一段类似手机Vlog的戏,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结尾8分钟”。

跟片中的妈妈一样,钟少贤那次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,也是难得走出自己生活的乡村去接触现代化都市。“飞机起飞前,她的心全是汗,真的很紧张。”蓝鸿春回忆,“我正用手机录着,镜头里她本来在发呆,突然回头对着我们俩(蓝鸿春和片中儿子的扮演者郑润奇)说:‘妈妈是不是很没有用?’这并不是剧本里的台词,但当时郑润奇也很自然地回答她:‘不会啦,傻瓜’。”

“我当时立刻被击中了,心里知道,这段我一定会用到电影里。”蓝鸿春感叹,“这是老天爷在为我们写台词”。



近景拍摄素人演员难度大

蓝鸿春还回应了自己在片中更多采用中近景而非远景拍摄的原因:“其实我和这部片子的摄影指导看过很多台湾的乡土电影,也受到很深的影响。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片子都喜欢用远景,体现那种客观审视的视角。但是我们这次出于商业性的考量,希望用外露的情感打动更多大众,所以选择了用更多的中景和近景。这样做虽然会丧失一些艺术性,但观众看起来会觉得更自然。”

蓝鸿春透露,用更近的镜头拍摄素人演员,其实难度非常大:“素人被镜头怼着的时候,表现很难自然。但幸运的是,我们现在是数码相机拍摄的时代,所以可以尽情NG,不怕浪费。”蓝鸿春算过,《带你去见我妈》平均每个镜头的NG次数在二三十次。片中的“鲍牙婶”是全剧组的“NG王”,“她的镜头基本都要NG35遍左右,最多的一次重拍了46次”。

潮汕本土风味获赞

《带你去见我妈》近日陆续在汕头、广州、深圳三地举行了首映礼。不论是潮汕本地人还是外地观众,在看完这部方言电影之后都给予了高评价。导演蓝鸿春过去曾拍过潮汕方言电影处女作《爸,我一定行的》,这天他特别感谢广东观众对两部电影的支持:“三年前,我第一次用潮汕方言拍院线电影,得到了大家的支持,所以才有机会拍了这第二部。广东有很好的地域文化根基,但主流电影很少把视角对准它们,那我们决定来做做看。”

《带你去见我妈》目前正在上映中,影片在淘票票和猫眼双平台获得9.5的观众高评分。影片讲述潮汕海边小镇,一位平凡固执的传统母亲在与儿子婚姻问题的冲突过程中,内心所发生的成长与改变。影片用真实质朴的镜头刻画了一个立体的潮汕母亲形象,她勤劳、固执、传统、毒舌……身上既有潮汕女人的所有优点,也有传统带给她的思想桎梏。但在与年轻儿子的思想碰撞中,她心中最坚固的围墙也发生了动摇……

影片在南澳岛拍摄,采用来自潮汕的本土素人当主要演员,同样来自当地的音乐人“玩具船长”主唱李奕瀚则让影片的音乐拥有了纯正的本土风味。

2022年迎来出道20周年

关心妍:低谷让我变得更坚强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实习生 张嘉璇

歌手关心妍曾经是香港乐坛的“最强新人”:她在2002年正式发唱片出道,《Jade-1》及《Jade-2》两张唱片都取得了2002年的金唱片销量,并在当年的各大音乐颁奖礼上夺得多个奖项。但她后期一度沉寂,结婚后更是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家庭和慈善事业中。2022年,关心妍出道20周年,她在去年年底发行新专辑《EMERGENCE》,正式宣告回归乐坛。近日,关心妍在羊城创意产业园举行了一场小型线上音乐会,在音乐会前,她接受了羊城晚报的专访,畅谈这20年所经历的高低起伏。



凭借一系列伤心情歌,刚出道不久的关心妍很快就在竞争激烈的粤语歌坛闯出一片天,手握《负担不起》《你有心》《放生》《我太强》等传唱度极高的歌曲。而她透露,在这段事业的高峰期,她其实经历过一段难忘的情伤。

羊城晚报:小时候有想过自己会成为歌手吗?

关心妍:我是听着粤语流行歌长大的,而且从小就喜欢唱歌。小时候没什么玩具,我会把路边的石头当做舞台,站在上面唱梅艳芳、校长(谭咏麟)和张国荣的歌。长大了一点之后,妈妈给家里买了一部卡拉OK,我更是天天唱,最爱唱陈慧娴。到了十来岁,我开始参加一些比赛。最开始年纪小,妈妈不准我参加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,一直到大学才参赛。我当时去了上海参加全球总决赛,拿到了最具潜质奖,是刘诗昆老师给我颁的奖。

羊城晚报:入行之后有机会跟曾经的偶像站在同一个舞台上,会有圆梦的感觉吗?

关心妍:读书的时候看他们演戏唱歌,后来能跟他们同台演出,甚至成为朋友,是一件很梦幻的事。我记得我参加的那届新秀大赛的嘉宾是古巨基,当时跟他合了影。后来他来了我的演唱会当嘉宾,我还把当年的合影给他看了。他没变,却认不出我来,哈哈。

羊城晚报:你的出道代表作如《放生》《负担不起》等都是颇为哀怨的情歌,那时候的自己如何消化这些惨情歌?

关心妍:那些情歌其实完全是我的心声,我当时也用这些歌曲给自己疗伤。那时候,我要在男朋友和工作之间做抉择:我们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,但他要去上海发展,我却要留在香港出道。我记得《放生》这首歌出的时候他刚好要结婚,我的情绪其实是不稳定的——之前虽然分了手,但总觉得还有机会,结婚就意味着真的完结了。不久之后,我开了自己的第一场红馆演唱会,我邀请了他,但他当然没有出席。人生就是这样,你站到了舞台上,却错过了一个很爱的人。

羊城晚报:有后悔过当年的决定吗?

关心妍:没有后悔一说。做歌手是我一生的梦想,我没法在梦想和爱人之间做选择。但当你做不了决定的时候,命运就会帮你做决定。现在回头看,我当然觉得可惜,因为之后我遇到了更好的人——我的老公。



低谷 因为跌倒过,才得到现在的家庭

出道20年,关心妍经历过种种低谷。2004年的一篇网络恶搞文章指责她要大牌,虽然文中所写的事件始终未经证实,却严重地影响到她的人气 and 口碑。而到了2008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,她又摆了一个大乌龙:在颁发“杰出表现金奖”时,关心妍听错名字,走到台上领奖,没想到实际得奖者是关菊英。关心妍坦言这些事改变了她很多:以往自己是个要强的人,但经历过最低点之后,反而学会了释怀。

羊城晚报:“家姐”这个称呼出自那篇网络恶搞文章,最开始其实对你伤害挺大的,但现在反而成了你的爱称。

关心妍:广东的朋友很喜欢叫我“家姐”,听起来亲切。现在关家姐、关菊英都是我的网名,我觉得很好。时代不一样了,现在要更豁达,我可以陪大家玩。比如有网友想听《讲不出声》(关菊英代表作),我就唱啊。很多事情不需要太紧张,我有什么没见过?又有什么还能伤害到我呢?

羊城晚报:低谷如何改变了你?

关心妍:就好像我的新歌《那些伤我也有过》里面的一句歌词“已接受往日骂骂难过”。做明星,受人喜爱自然是令人开心的,但也会被人嘲笑甚至挨骂,这时候要撑下去。这些经历不是坏事。“关菊英事件”之后我常常被人议论,人们只是在说笑,但我当时真的很难受。不过,经历最低点之后就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了。我现在觉得,我可以给别人带来一点力量:人生会经历很多不如意,但你要站稳,要知道自己的初心。

新专辑 跟父亲和解后,做出一张疗愈专辑

2021年12月,关心妍推出新专辑《EMERGENCE》,当中包括去年早些时候已曝光的“疗愈三部曲”《脸》《爱的告别式》和《原谅的力量》。关心妍表示,这是一张以疗愈为主题的专辑:“人在跌倒之后要站起来,是需要一点疗愈的时间和力量的。我希望这张专辑能够给大家带来疗愈的力量。想告诉他们,无论是失恋、事业受挫还是其他人生困境,你都可以走出来。”

羊城晚报:“疗愈三部曲”这个概念从何而来?

关心妍:生完小朋友之后,我有几年时间没出专辑,而是把时间放在我的慈善基金上,为一些有情绪问题的人做免费的音乐治疗。我发现音乐可以带治疗人的痛苦,当我想做新专辑的时候,也在思考如何把这件事带入主流的流行音乐里。“疗愈三部曲”是从《原谅的力量》开始的,这首歌说的是我爸爸的故事: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家庭,我们失联了很多年。七年前他中风入院,医院突然找到我。在那四天里,我们彼此和解了,我们一家四口送了他最后一程。那时候,我突然觉得自己心里的刺消失了:我恨了他一辈子,

羊城晚报:《那些伤我也有过》听起来像是你的20年人生起伏的总结。

关心妍:是的。这首歌的作词者是彭嘉维,他的本职是一名餐厅经理,在音乐圈是新人。他是我的歌迷,这首歌的编曲Johnny Yim介绍我们认识的。他第一次作词作曲就写出很厉害的作品。看到《那些伤我也有过》的歌词之后,我哭了。我跟维维分享过我的心路历程,他真的把我这20年的高低起伏写成了歌词,很感动。我很喜欢“那些伤我也有过”这个歌名:这20年,世界有很大的改变,但还有很多歌迷听我唱歌,这是很值得珍惜和感恩的。关心妍的歌陪伴很多人走过伤心的日子,你们有的伤,其实我也有。但这些伤都过去了,关心妍长大了,你们也是。

羊城晚报:《那些伤我也有过》

羊城晚报:这么多年来,你自觉最难唱的是哪首歌?

关心妍:《手下败将》。这首歌很悲伤,又很有力量感。《以身试爱》也很难,需要一直唱高音。我的歌的确是很难唱的,最平淡的可能就是《放生》了吧,只是没地方喘气而已。所以每次开演唱会,都要提前半年做体能准备——连续三小时唱这么多高难度的歌,我要练好身体才能应付。

羊城晚报:据说今年计划再登红馆开唱,庆祝出道20周年?

关心妍:是的,希望可以以第三次开红馆演唱会。这个地方有我的很多回忆,前两次都是三面台,这次希望可以尝试开四面台。红馆演唱会之后,我也希望可以在内地办巡演。



羊城晚报:你的心态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?

关心妍:从有了女儿之后。我在女儿和老公身上找到了以前缺失的东西,这让我开始反思我和爸爸的关系:很遗憾我们之前的关系是破碎的,但是否可以在往后的日子弥补?结婚后我才有勇气去见我爸爸,以前是带着恨意的,老想着见到他的话要怎么骂他。看他重新见面之后,我想可以慢慢修复关系,没想到没隔多久他就生病了。所以不要爱得太迟,始终是血溶于水,原谅很难,但如果不原谅,到最后一刻后悔的一定是自己。

羊城晚报:《那些伤我也有过》

玩音乐

坚持做粤语歌,与广州音乐人合作

重新投入到音乐工作后,关心妍身边聚集了一批音乐好友,包括人称“编曲侠”的知名音乐人Johnny Yim、唱作歌手罗力威、还有从歌迷变成音乐伙伴的彭嘉维等等。新专辑《EMERGENCE》里,除了有这样的好友为关心妍的音乐保驾护航之外,关心妍本人也尝试担任歌曲监制。

羊城晚报:Johnny Yim为《EMERGENCE》的好几首歌担任了监制,跟他合作的感受如何?

关心妍:其实我们是21年前留学的时候认识的,大家都还没入行,算是识于微时,后来回到香港后又重新碰面。这次他监制了《脸》《那些伤我也有过》和《新约》三首歌。大家很熟,合作起来很舒服。跟他一起录音很搞笑的,有时候我甚至要说“不要再玩了,不然就录不了了!”(笑)录《那些伤我也有过》的时候他与彭嘉维在外面当粉丝,挥手、跟唱。很开心,很久没试过录音这么热闹了。

羊城晚报:《爱的告别式》这首歌由你自己担任作曲和监制,这首歌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?

关心妍:有天我看到我女儿和我妈妈玩得很开心,突然觉得非常幸福,一切的苦痛都没了。我很快地写完了旋律、也写了初版歌词,编曲、吉他和和音全部自己弄好。后来填词人还是保留了初版歌词的一些东西,尤其是“我爱你会令人心碎”这一句,我觉得是这首歌的精髓。

羊城晚报:作为监制,你还做了什么?

关心妍:我要鞭策自己不要唱得太“关心妍”。关心妍唱歌是有“表情”的,但这首歌却要唱出看起来没事、实际上很痛的感觉。这首歌的表达要平、要淡然,不能用太多的技巧。录音过程就像是蒸馏一样,哪一句听起来太像关心妍了就要重来,提取出最纯净的东西。

羊城晚报:《EMERGENCE》是一张以粤语歌为主的专辑。你怎么看待当下粤语歌曲市场缩窄的现状?作为一名粤语歌手要如何坚守?

关心妍:普通话歌曲的市场更大,但我还是广东歌手,无论如何也想守住。其实不只是受不受欢迎、赚不赚钱的问题,广东歌是一种文化,一定要保存下来。相对普通话歌手,粤语歌手的确实比较少,如果我们也不站出来多做一点,可能就没有人做了。唱粤语歌始终是我的专长,也是本分。当然,我也会做普通话歌曲,比如这张专辑里也有一首普通话歌曲。未来我也会跟一些平台合作,唱一些既有普通话又有粤语的歌,现在还蛮流行的。

羊城晚报:有没有计划与内地的音乐人合作?

关心妍:当然有。我从去年年底就一直待在广州。这里很多音乐精英,我计划找星海音乐学院的音乐人合作,预计下一张唱片就会有我跟广州音乐人一起做的。我认为在大湾区做粤语歌,一定要了解大湾区的文化。以前我也经常来广东,但都比较匆忙,这次在广州住了一段时间,开始慢慢了解这里的生活和文化,比如说说短视频平台怎么玩、外卖平台打几折之类的,我现在都很清楚了。很多细节都需要学习,才能在生活中抵达音乐。我也有考虑在这边置业,有个住处始终会方便很多。这次来广州,其实很多新歌都还没写完,但春节要回去见见女儿,不然她会生气。节后我再过来继续录歌。女儿也很希望过来这里玩,她已经做好攻略了,连去长隆要住哪一家主题房都想好了,希望可以快点通关。

高山 那些伤心情歌,唱的都是真情实感